



紫藤架下

北京师大附中
学生校刊文萃

北京师大附中 / 编

京华出版社

紫藤架下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生校刊文萃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110001）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藤架下:北京师大附中学生校刊文萃/北京师大附中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ISBN 7-80600-612-5

I. 紫… II. 北…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681 号

著 者 北京师大附中 编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开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0.875

印 数 1—8000 册

出版日期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0-612-5/G·368

定 价 16.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

关于北京师大附中：

——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

——百年来，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现为北京市重点中学。

——百年来，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的附中人：革命先烈赵世炎、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有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

关于本书：

——百年附中有一份同学们十分钟爱的、自己创办的、发表自己作品的校刊《附中人》。

——本书收录了《附中人》刊出的100篇精彩之作，有“生活有趣”、“灵感森林”、“个性飞扬”等九个栏目；有小说、散文、杂文、传记、日记、诗歌等多种文体。

相信你会喜欢。

中国国立“第一中”
京城百年老校
校刊精编





成熟的脚步

——《附中人》^①的成长历程

《附中人》从诞生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在这十几年中，附中的草绿了又黄了，附中的花谢了又开了，附中的学生一批批地进校，一批批地毕业，一批批地进入学生会，实践着《附中人》创刊时学生会主席叶晓剑的开创之举。他们发自内心地呼唤出“我们同在蓝天下，同是附中人”！

从那一天开始；有过掌声，也有过冷落。

王海京^②：这样追忆过去：

我心中的《附中人》，记不清《附中人》从什么时候就有了的，亦或我从来也不曾知道过，只是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是那个叫叶晓剑的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创刊的。我知道叶晓剑的时候，是初一刚入校不久学生会的学习部给我们组织的一次智力竞赛，他是个戴黑边眼镜面带微笑的胖子。总之第一次看《附中人》是十分久远的事了，但“附中人”三个字以及“同在蓝天下，同是附中人”这一句美丽的口号却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虽然自己觉得从未为之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可现在才发现这种吸引像儿时入梦前母亲的轻轻拍打一般无法抗拒。

升入附中高中，在经历了初三毕业——这场似乎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味到离别感伤的告别仪式之后，面对着许多陌生的面孔，生活好像一下子丰富了许多，而真正使我丰富起来的却是学生会。进入学生会后，我发觉这才真正了解了附中，从老师到学生。我在学生会工作时，最希望的是能让学生会深入人心，但我能够去组织一次次歌手大赛、辩论赛这样的大活动，却对我觉得最值得办好的《附中人》大感头痛，它不像大活动那样有热烈的气氛来渲染，即使有一些小的错误也会一下子带过去；它是轻轻地、淡淡地飘来的一缕花香，是要人品味的，你办得越好效果就越好，换句话说就是你花的时间越多效果就越好。当时没有资金问题，投入的只是时间与精力。从组稿、编辑、抄写到印刷、装订、发送，每一项都少不了人，当时负责《附中人》的是孙帆，她除了这项工作，还要负责许多板报宣传工作，着实辛苦。每当下决心要出一期《附中人》，学生会就全体动员，能帮什么就帮什么，还要从认识的人中拉来一些，帮助抄写或装订。负责美术方面工作的同学不但要花时间来画，更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当时的《附中人》的编辑组织比较松散，没有固定的称为“编辑部”的东西，人员虽然相对固定，但也走马灯似地换了几拨。我已无法记起都有谁参与过《附中人》的工作了。

除了时间与精力问题，稿件仍然是困扰编辑们的大问题，虽然当时设有投稿箱，但由于没有稿费，投出了稿件又不一定被采用，况且就算被采用，要到何时才能见到下一期《附中人》仍不得而知，所以应者寥寥。这就需要编辑们



去探宝一样地寻觅，或去约稿，稿件既要反映多数同学能够理解和认同的东西，又要有相当的欣赏性，还要符合编辑的整体构想。由于制作工艺很繁琐，因而对字数要求很严，往往需要编辑们略作修改，在形式上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多种多样，而编完了之后，印刷质量也不能保证，组织部是油印的，就像每次做的卷子。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有成效的，至少《附中人》在我们手中又成熟了一些。也许，在王海京的心中，《附中人》已成为告别年代的模糊不清的记忆，但是，当初《附中人》给他的那种亲切的感受，附中文化在他心中的影响，是永远也无法挥去的。

的确，自八十年代创刊以来，我们所有附中人的心就同这本刊物共同跳动着，随着《附中人》上的文章一起体会着青春的喜怒哀乐。记得杨蕊同学曾在她的周记中写着这样的话^③：

初进附中时，感觉走进一片与小学截然不同的天地，对一切都又新鲜又敏感。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附中，我发现她不仅有漂亮的校舍、丰富的学习生活，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校刊《附中人》。《附中人》是学生会办的。在读了第一期之后，还是新初一学生的我就勇气十足地到小记者团报名处报了名，并且不知哪来那么一股勇气，让瘦小的我在大人一般的学生会干部面前振振有词地毛遂自荐，最后居然被录取，并且第二期上就刊登了我的一篇获奖作文。当时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至今记忆犹新。

或许，就是那印在封面上“同在蓝天下，同是附中人”的口号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为主人翁的自豪与责任感。凭



着一种热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我那时总是对一件事评论一番，并且言辞激烈，感情冲动。现在看来不成文章的文章在那时却是痛快淋漓的得意之作；当然，这些杰作都被主编善良而委婉地锁进了抽屉中，没能变成铅字。

而我，却仍如痴如醉地期待着一期又一期《附中人》的问世。那时《附中人》是影印的，纸虽不很白，却十分整洁清晰。一般一期有十几面（特刊多些），图文并茂，作品全部都是“附中人”创作的，所写所咏的也全都是“附中人”的喜怒哀乐。至今我手中还有一整套初一到初三的所有的校刊；我甚至能说出所有《附中人》鼎盛时期的编辑的名字：写诗的李旭波、汪湛洁，“文武双全”的记者万欣，细致周到的编辑孙帆，新颖活泼的美术设计曾丹，才思敏捷又认真负责的主编马英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附中人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附中人》的成长，这其中不仅有全体编创人员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全体附中人的支持。如果谁曾为《附中人》尽过一份力，那么这是一份荣耀。因为每个附中人都以此引以自豪。《附中人》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学子为之奋斗。当编辑也好，写文章也罢，就算为之跑腿卖力也甘心，因为我们是主人。

《附中人》也沉默过，但是她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过于深刻了，她业已成为附中人精神的灵魂……所以在全体附中人的支持下，《附中人》在以王锦锋^④为首的一班附中之子手中开始重振雄风。

《附中人》的版面在这时被大大拓宽了，有了精致的插图，有了不同的栏目，渐渐开始向一本成熟的刊物迈进……



那时的工作内容和现在有很大差别，当时的主编之一李珍玉^⑤给我们讲了很多当时的工作情况：

过去的《附中人》全部是油墨在卷子纸上印成。现在拎起一本，便会有一种浓郁的怀旧气息。

启动全盘工作的是组稿，老《附中人》编辑部可没有现在学生会的记者团，干工作的就是那三五个人，一两条“枪”，搜集稿件时几乎要把自己埋在作文堆里去文海揽胜。稿子定了，接踵而来的便是排版、抄写、印制这三座大山。我们的工具非常简陋：钢笔、橡皮、直尺。而现在采用的上万元的电脑那时根本不敢问津。大家可以想像，这种手工操作下的工作效率会是何等的低；而且常因影印设备的识别率低，不是印得模糊不清，就是汪洋一片，功亏一篑，只好再来一遍。就是靠这样的工具，《附中人》有了她宏伟的蓝图。当我们用钢笔把世界逐字逐句地填上去时，才感受到她自然流露出的纯真、善良、友爱、机智、勇敢、幽默……真的可爱，真的很美。

传播美的历程是艰难的。我们把《附中人》的原版正品送到了食堂楼顶的打字室，在幽暗的光线和枯燥的打字声中期盼着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附中人》印好了，并不代表完成工作。我们还要动手把参差不齐的纸边裁去，有时因封面比整体规格小一套，所以几乎要裁全本书。裁刀摩擦得发热了，我们一个个也是腰酸腿疼。一本本可爱的《附中人》才最终显现在我们眼前……

《附中人》就像一个接力棒，从这一届传到下一届，一届一届地传下去，传到了九七届的时候，《附中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本不太正规的小刊物一跃成为了北京市中学



生中罕见的专业性杂志。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宋双双^①是新版《附中人》最主要的创刊人，她给我们讲了她的创刊工作：

我们这一代附中学生是读着《附中人》长大的。《附中人》的编辑不断升班、毕业，一轮一轮地换了好多，接力棒传到我们的手中，谁也不敢懈怠。每一届编辑部都有他们的作为，我们也该做出点什么。

其实高一的时候，我就看过不少学校的校刊，那时候《附中人》不是最好的，在好多方面都有缺陷。比如：手抄这种形式，比电脑及排版的容量要小得多，一篇千字文，电脑排版要不了半版，手抄却得2、3页。但是我们的《附中人》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笔杆子”水平也很高。文章又都写的是附中人身边的事情，大家喜欢看。如果能拓宽版面，这样的好文章会更多，内容也会更广、更深，《附中人》就能成为一本全面的，出色的杂志；代表着附中的文化。

想着容易，做着难。我们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怎么办呢？自己去闯！从暑假开始，我就千方百计地找门路、托人，认识了当时前门文化用品公司的经理新平，拜他为老师，学排版，我使用的排版软件叫“Corel Draw”，开始的时候，我想把它拷回家，但“Corel Draw”很大，有七十多兆，还有一个含图三万五千个的图库。因此为了把它拷回家，我硬是把家里电脑的硬盘拆了下来，但拷回来一使，发现我家的机器根本运行不了那么大的软件！我只好决定在前门文化用品公司用人家的机器干。

九月开学，建了一个记者团，收稿子，审稿子，然后是孟小宁一班人马把文字敲进计算机，接着是我来排版。排版的日子也是新《附中人》出版过程中最艰难的日子。我简直



无法想像，那段时间是怎么“扛”过来的。每天四点多放学后，我跑到“前门文化”，向计算机“开战”。谁知道，一上机就发现孟小宁他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文字，在“Corel Draw”里只是一片非法字符！我的第一项任务竟是对付这些非法字符!!!总是心比天高的我，想一个下午就攻破它，一小时，两小时……这一干就到了晚上十点，而非法字符才只被消灭了不到三分之一，——那种转换文本的苦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分之一转换完了，另外的三分之二中，有很多个根本无法转换，需要重新输入。于是，后来的两天，我在“前门文化”这边干。孟小宁、冯希奇他们就在学校重新输入。完成重新输入工作的那天，大约是晚上七点多，孟小宁和王硕他们送磁盘来。我们都还没吃晚饭，就决定去对面的“牛肉面大王”好好吃一顿。大家翻遍了前后左右各个兜，才凑足了十五元钱，一人要了一碗面。然后他们回家，我回“前门文化”。

那晚牛肉面好吃极了，是我那几天最棒的晚餐。其余的日子里，我是没有晚饭，只有一块面包（为了省钱，更为了挤时间），晚上，“前门文化”的人都回家了，只有值班的爷爷和我，有时还有新叔叔。我缩在我的“办公格”里，啃着面包，抱着《插图索引》，听着空调机的嗡嗡声，和我的计算机的咋咋声，一页页地排着版。

限制边界、安排版式、选字体、选插图、做页码……每一版都要做许多这样的工作。我没想到，真正排起来也这么难。又舍不得好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本来可以当天就完成了——我不甘心。忽然想到了于佳和他搞计算机的哥哥



——问问他们！我开始拨号——没人接；问计算机老师——没人接……我所能想到的“行家”都打遍了，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灰心了，是等新叔叔回来呢？还是回家？两眼发花，再加上心烦意乱，我拨通了老主编王锦锋的电话——他总那么快乐——我现在需要一点快乐的气息。电话接通了，讲到好多天来一夜一夜的孤军奋战，想到现在的处境，想到夜里一个人冒雨骑车回家，我哭了，忍不住的哭了，不是委屈，是太艰苦的工作，我真有点儿挺不住了，要完成这件工作太难了！老主编给了我一个命令——回家去，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大觉。于是，挂上电话，我回家了。后来排版任务终于完成了。记得那天晚上，我捧着为之奋斗了十天的全部“样版”，累得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一次次地翻看着第一篇文章，欣赏着第一幅插图，只是一次又一次把它捂在胸前，享受着那种与我的心共同跳跃的感觉。

那一期《附中人》是复印的。一进入这个阶段，就有朱松和我并肩战斗了。虽然工作还很多，但是有了同胞，就不那么累了。开始以为速战速决，熬三天就可以解决问题，谁知这一熬就熬了整整十天，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由原来的十点，到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三点……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时间太长了，就有一种头昏眼花的感觉，可能再加上我的晚饭营养跟不上，睡眠又过少，工作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就开始周期性的恶心，一阵阵头疼得难熬。这是每天我最难挨的时候，又不能放弃不干，可身体又不太好。而且，那段日子还常下雨，我又常常忘带雨衣，总是在马路上几乎没有人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身体，冒着雨骑车回家……

排版中的一大障碍就是“前门文化”职工对我的态度，



知实情的叔叔阿姨对我都百般照顾，但是知情者太少了，我在大多数职工眼里不是什么《附中人》的什么编辑，而是一个莫名其妙地整天占着他们公司最好的电脑的一个小毛孩儿，对我颇有点儿厌烦的意思，只是碍着靳叔叔的面子不敢发作，但也在背后指手划脚。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冷面孔下排版，我心里很不好过，但是自己又确实在“白使人家的机器”所以只好忍气吞声。排版中的一个周末，我在电脑前已奋斗了大半天，眼看就要完工了，但没想到电脑的内存快用完了，必须存盘关机。重新开始时，不知道为什么进不了原来的程序了。我这下可慌了神，靳叔叔不在，我只有翻书查找解决方法，没注意到旁边突然出现了许多气势汹汹的女职工。猛一抬头，发现她们已把我包围了！

“就是她！是她在捣鬼！”一个指着我不客气地说。

“你在干什么？！我们楼下的收款机都死机了！”

“你别再干了！”

她们相互附和着向我大呼小叫，几乎把我掐死在计算机前。我怕极了，赶快关上机器，她们才愤愤地走了。这下可完了，我再不敢开机。

这些事在心里久了，有的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只是至今很为我们当时热血沸腾的那种“拼命精神”感动。还记得和朱松一起长途跋涉到中关村去“瀛海威”联系复印，还记得“十一”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和几个老区同学一起分页装订；至今我仍能回忆起捧着一大摞沉甸甸的《附中人》的感觉……在新版《附中人》第1期发行后，我们的校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几乎所有思路都拓宽了。内容、形式无一不是一期比一期办得更好，《附中人》的编辑现在还在一茬茬地



换，每个编辑，每个编辑组都有自己的艰辛、自己的故事。这其中每一期的苦衷我们最了解。然而，我们也最了解，大家都为这份付出而自豪，繁忙的工作也许有“挺”不住的时候，但从没有不愿“挺”过去的时候。的确，为《附中人》努力过的人都知道那一份伴着酸甜苦辣的艰苦，很多感受只有体会过才能了解，很多故事只有经历过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

《附中人》主编之一赵楠^⑦给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

作为在《附中人》工作了两年的主编，我心潮百起。这两年来工作的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这里，我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化作一句“谢谢！”谢谢这如战友般的神情，谢谢这如慈母般的包容，谢谢这如兄长般的理解和关怀。

成为主编的我很快开展起了工作。也许现在大家都赞叹《附中人》的辉煌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创业的艰难。那届编辑部使《附中人》由抄本变成了电脑创作，开了个好头，但在局部工作和关键问题上还很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程序化。是编辑组把《附中人》从一个只有100册左右的发行量、只能供部分同学传阅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定期出版、固定页数、彩色封面的发行千余册的校园刊物。这些大胆的设想被我们变成了现实。

在我刚刚接替工作时，在其他委员的帮助下，迅速熟悉了工作，并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络，将学校老师、学生会、编辑部与刚刚成立的记者团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便于分工到每个人头上，各负其责。在工作开展的同时，不时会发生一些问题，我就组织编辑部的几位



中心负责人在每个周末定期召开小会，分析一周的工作情况，并制定下面的工作计划。在当时，整个编辑部的负责人只有我、刘婷、张宇三个人，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在采访时，有人向我们说起了许多关于《附中人》和赵楠的故事。常见她弱小的身影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放学后在学校和印刷厂之间跑来跑去。也许这副担子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实在太重了，但她为了《附中人》确实改变了许多，以前不太爱说话的她早已是个“外交”能手了。我知道她为此付出了许多汗水和辛劳。其实，赵楠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附中人》的定位。她认为：作为一本学生刊物，定位很重要，既要有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又不能与社会上的刊物雷同，既要正规，又不能死板，关键是要有特色。为了这个特色，她可谓是绞尽脑汁，给自己设了许多无法逾越、而又必须越过的障碍。她所要求的版式和费用，许多印刷厂都觉得麻烦而且“赔本”而拒绝了她。于是，她向曾经做过印刷的人请教，自己学会了許多有关排版印刷的知识，以便做好准备，另外也为“讨价还价”打下基础。然后，她就打着“穷学生”的旗号到处游说，终于打动了一位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电脑设计人员。于是，一期一期精美的《附中人》就从小屋里的隆隆作响的电脑中诞生了。赵楠承认她并不是个很坚强的人，为了《附中人》她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过好几次。她也曾在《自传》写道：“我感到痛苦不是因为自己惧怕困难，而是因为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使我觉得愧对周围许多人的希望和帮助。……当把别人的快乐和幸福当作自己的时，那将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也许就是这样一种



苦乐观使她坚持下来。

作为一名普通的附中人，她也有苦恼和困惑。庞大的工作量和本不强健的身体使她的学习成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时候，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家庭与她的矛盾一度使她疲惫不堪而放弃了工作。她的确需要学习、休息和调整，但她与《附中人》的缘分是割舍不断的。《附中人》的今天，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已经算不清有多少人因为这本小小的杂志走到了一起，一起奋斗、拼搏、争分夺秒，在这似乎是被高考淹没的青春画卷上增添了一抹鲜艳的色彩。

“还记得那间阴暗的排版作坊；还记得充满汽油味道的印刷车间；还记得那台主机硬盘‘咔咔’作响、14寸显示器不停闪烁的电脑；还记得移动鼠标，双击‘PageMaker’图标，再按Ctrl+N，把页面大小改成260mm×185mm，再按Ctrl+D，置入文章和图片；还记得捧着刚印成的杂志，看着封面上红色的边框和‘附中人’三个字，看着每页页脚的‘附中人1999—2000学年度第×期’和令人熟悉的学生会标志……”孟小宁^①说道，“我们要把《附中人》办成真正的、我们自己的杂志，要自己谱写自己的未来。”

面对着这样一本日渐成熟的杂志，我们如何能使它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答案是：要把《附中人》发展成为真正的学生杂志，包括来稿、编辑、版面设计、电脑排版以及封面封底和彩色插页的设计与制作这一系列完整的流程，要全部由我们附中人自己完成。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亲自编辑、排版，亲自制版，才能自主地把握《附中人》的风格，才能更好地把文章的思想、意境通过版面传递给读者，才能真正地让《附中人》成为我们自己的杂志。